**走动的石人**

巩乃斯河是条死水，你看不出它在流动。夏甫柯河却桀骜不驯，似乎随时都会改道冲上某一座山顶。

在夏甫柯河上游两条山溪汇流处，伫立着一位于古有人，默默地注视着河水流动。

石人距河岸只有一米五左右……

耶斯姆别克迄今惊魂未定。不要说在夜里，就是在自天里睁着眼睛，那日的梦境依然历历在目，令他不由得一阵阵毛骨悚然。

飽从来没有做过如此恐怖的梦。感谢那夜透心而出的冷汗及时将他从梦境中催醒，使他得以摆脱那种让人窒息的折磨。他原以为自己一定是死过去了，噩梦醒来，竟意外地发现自己还在隔世上活着，便再也不敢合眼，悄悄守到了天亮。

不幸的是，耶斯姆别克接连几天被同样的梦魇所煎熬。那梦境中每一件事，每一景物，甚至就连任何一个细枝末节都一如当初，反复出现。这一点尤其让他魂飞魄散。不出几日，他便落得一副病恹恹的模样来，整日价无精打采的，神不守舍。只是他独自恪守着这个难言的隐秘，就连对妻子也不曾吐嚴。

那天清晨，耶斯姆别克照例牵着坐骑去饮水。他神情恍惚地抽出院门栅栏的横木，顺手一丢，横木那端似乎碰着了什么，这一头在落地的当儿反弹了一下，磕在了他的小腿上。骤然袭来的疼痛使他眼前一亮，便看见了那个位立在院门边上的石人。横木的一端此刻正歪搭在它的头上，石人那双凸出的眼睛一眨也不眨，死死地盯着自己。耶斯姆别克不由得打了个寒战，差点喊出声来。他只是来得及翻身跃上马背，骣骑着仓惶逃向河边，消失在那片密密的水柳丛……

这里人常这条河水骄傲，他们说，你把夏甫柯河水引向里，它便径直流向哪里。这不，两条湍急的溪流从两侧的山谷泻下，在他们小小的村落前汇在一起，融成了这条夏甫柯河，便消滑地出山而去。

那时候，石人面朝河水立在那座山坡上，它那双大耳吊着一副几近齐肩的石坠，永远悉心谛听着河水的暄哗。谁也说不清它在那里究竟伫立了多少年月。不过，村上的老人都说，还在他们祖上在世时，便听说这尊石人很早很早以前就立在那面山坡上了…

正是章原上打草季节。耶斯好别克和所有牧人一样，这些天来起卓摸黑打贮冬章。他家承包的草场在岔沟上游的一面坡上。